

## 大學排名與學術競賽

近日，本港某大學爆出涉嫌少報學生數字，減低師生比例來爭取較佳排名的新聞，引起坊間輿論一陣熱議。如果考試是學校課程的指揮棒，則大學排名與評審指標，便肯定是大學行政的指揮棒了。

客觀而論，這些大學排名有其功能所在，因為一般人是難以論斷大學好壞，而每所學校的指標亦多如恒河沙數，連局內人也不易判斷。

### 代表院校聲譽

對此，大學排名就如個人簡歷，能為政府、僱主和學生提供資訊捷徑（Information shortcut），把整所學校的好壞，以最簡單的一個量化數字表達出來，儘管背後不少指標如畢業生薪酬、師生比例、論文引用率，乃至大學網頁每年點擊率，都存在極大爭議，而且排名實際上是一把雙刃劍，其副作用之大亦不容忽視。

對院校而言，大學排名所代表的院校聲譽，是社會認受性來源，也能轉化為巨額的實質利益。它不只影響商界籌款資助額，還能幫助學校爭取合作機會、海外交流、協作辦學等不同社會連結，再反過來增加國際化評分，讓排名可以節節上升。亦因此，一些聚焦本土文化的文史哲學科，又或一些欠缺悠久歷史和富裕校友的院校，自然落於下風，造成「貧者愈貧，富者愈富」的局面。

### 愛迪生的啟示

對學者而言，所謂「上有好者，下有甚焉」，一般學者不得不跟隨排名與評鑑的指揮棒辦事，自此草擬每份研究計劃前，必先確保研究要有成果、要有證據、能發論文、能易於獲取各種資助、對社會（主要是國際社會）要具有「影響」（Impact）、易被政策制訂者（如官方文件、立法會議員）引用等等。遙想當年發明電燈受挫的愛迪生曾有名言：「我沒有失敗。我只是發現了 10000 種行不通的方法。」如放諸今日香港，這沒有成果（或只有失敗性發現）的愛迪生根本不可能獲得續約。

### 學生有何益？

對學生而言，以大學排名與評鑑作指揮棒，更未必是一件好事。雖然教資會一直強調教研相長，教學與研究並非對立，而是相輔相成，但時間資源始終有限，每人一天也只有 24 小時。如學者都把時間投放於研究與論文投稿，以應付評鑑，教學質素真的可能不受影響嗎？早有學者指出，香港的高等教育（Higher education）既不「高等」，又非「教育」，當院校精力都放在搞資源、搞關係、搞企業形象時，到底學生有何得益？

作家伏爾泰曾言：「解放愚人是非常困難的，因他們敬拜着綑綁自己的鎖鏈。」（It is difficult to free fools from the chains they revere.），但這學術競賽的弔詭之處在於，所有參與者均是飽讀詩書，智商超群的名校博士：勝利者堅決維護這評鑑的合理性；一般學者繼續竭力埋首，讓自身價值被指標異化。

誠然，大學排名與評鑑跟考試也一樣，是社會必須容忍的必要之惡，但這資助系統的背後，肯定存在不少優化空間。如政府官員簡單滿足於數字和一連串百分比，只求整體排名節節上升，而忽略背後的副作用，對師生而言也不會是一件好事。

撰文：梁亦華\_香港教育大學項目主任

教育版徵稿

《信報》教育版誠徵來稿。學校校長、老師、教研工作者、學生可以分別投稿至「校長開壇」、「教研陣地」、「學生樂園」，每篇文章約為 700 字；至於各教育界資深人士可投稿「教育講論」，文章約為 1200 字。來稿請註明有關職銜、投稿欄目、聯絡方法，以及所屬學校或教育機構，並且電郵至 [sunnyhui@hkej.com](mailto:sunnyhui@hkej.com)。本報有最終採用權。

#梁亦華 #優質教育 #教育講論 - 大學排名與學術競賽